



異於常人的她

藥學系一年級 王凱弘

100/11/18

「說一下吧！什麼時候離家出走的？」周敏登用筆端敲了敲資料夾，擺出他認為不會被家屬感到無情的臉，畢竟類似的案子最近見多了。

「大概是……昨天晚上吧？或是凌晨……反正今天一早就發現不見了。」妻子用手帕擦眼淚的動作使敏登心煩意亂，多麼老套的傷心方式，但他也無權阻止。

「警察啊，其實我看我們家薰潔常常有奇怪的表現，不知道有沒有關係……」鎮定的丈夫向敏登發問，右手拍了拍妻子肩膀。反正也沒事幹，聽個故事也好，敏登邊喝茶邊想。

「她很小就會玩我的電腦，還會偷看我的文件。」丈夫喝了口茶後繼續說，「對了，她很喜歡地圖，在五歲的時候耶！」丈夫的口氣有些微開心，感覺很滿意小孩好動，但敏登毫無反應，動動筆後繼續發問。

「有沒有她的照片之類的？她的房間有無異狀？」他揮了揮手，示意夫妻倆提出證明，「有的有的，就是她，六歲，很可愛的。」一張照片出現在敏登眼前，「我還以為你們會給手機的照片呢！不過這也可以。」他端詳了一下：紅色連身裙，短髮，髮夾，總之就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

但有一點讓他覺得奇怪：小女孩皺眉了，她似乎覺得疑惑，不是那種搞不清楚狀況的疑惑，剛好相反，那是非常清楚當下所做所為，卻認為不該待在那的眼神。

「她的房間很整齊，只有包包不見了，實在不覺得是夢遊啊！」丈夫說到，「她可能是想要去地圖上看到的地方就亂晃出去，真

受不了。」他摸著頭說。

「不好意思要提醒你們一下，這可能是綁架啊！」敏登直視丈夫，他似乎不以為然，「綁架？你是說在不驚動我們家警報裝置和我們下帶走我的孩子？」

但你孩子也沒驚動警報裝置和你們啊！敏登想了一下還是把這話吞下去，「有可能你小孩跑出去後被人拐走了，最近有戀童癖出沒啊！」這句話似乎嚇到了太太，「警察先生一定要救救我們家薰潔！調閱監視器之類的……拜託……」她又擤了一下鼻涕，第五次了。

「我們會通報失蹤兒少資料管理中心的，然後簽個名。」敏登將失蹤人口登記表遞給丈夫，「還有其他線索嗎？像是可能傷害你們孩子的人，或是與你們有過節的人之類的。」

「呃……這我不太確定耶，我是上班族，平常常畫畫，太太是家庭主婦，實在想不到結怨的可能。」無聊至極的回答從丈夫口中迸出，敏登挑了下眉，慣例性的安慰了下家屬後，便讓他們走了。

「徐薰潔……大概又是個八年十年也找不著的孩子了。」敏登邊想邊建檔。這時，有通電話打了過來。

半小時後，他面有難色的放下話筒。

100/11/11

這是妍芳帶的第二個班，她自認為有了上一個班的經驗，這次帶班一定會輕鬆許多——在遇到薰潔之前。

這不代表薰潔很調皮，很多現象顯示薰潔比同齡的孩子還要聰明許多。像是他要班上每個人帶一本家裡的書放在班上的書櫃，其他小孩都帶童書，只有薰潔帶了一本了凡

四訓，「從爸爸倉庫裡找到的。」這是她的回答。

雖然妍芳一直有嘗試和她講話，也希望她能去找其他小朋友玩，但薰潔似乎愛理不理，這讓妍芳有些洩氣，但也難以對她訓話。

下課鈴響，某些小孩衝去福利社或操場，某些小孩聚在一團聊天，只有薰潔在桌上看自己的書，大部分是妍芳放在書櫃裡的國家地理雜誌，那是她放進去的，似乎很多小孩喜歡看裡面的圖片，但薰潔似乎一直在找某個內容，連注音都沒教多少，照理講她應該看不懂的啊！

有一天，她在下課時到薰潔位子附近，輕聲和她講話，發現她正在看梵蒂岡的教堂，「很漂亮，對吧！」妍芳指著那個穹頂，「好多漂亮的顏色啊！知道在哪嗎？」

「梵蒂岡。」薰潔冷冷的回說，爾後又說了一句「上面有寫。」

「好聰明啊！薰潔，這麼聰明一定能和朋友談……」話還沒說完，薰潔就跑出教室，走向走廊的電腦，原先正在用的小孩似乎跑掉了，她坐在電腦上，時不時回頭注意有沒有人在看，讓妍芳也不敢直視她而低頭，這時她才發現：剛才那本雜誌是英文版的。

「哇咧！妳怎麼會把英文雜誌放在小學一年級教室啊！虧妳還做過兩年的小學老師！」男友簡泛之取笑她，手中的吸管不停在柳橙汁中打轉，「我是在圖書館廢棄雜誌區撿到的嘛！小學生只看圖，根本沒差。」妍芳不滿的吃了口蛋糕，「這不就有一個神童嗎？教子有方喔！」泛之笑說。

「所以妳都不知道她查了甚麼嗎？」泛之身子向妍芳靠前，「你那麼想知道？」她嘟著嘴，「也沒什麼啦！我看了下瀏覽紀錄，她在用 google map，不過啊，聽其他同學說，薰

潔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在看鍵盤呢。」

「哈哈哈哈！不會用啊！資訊課起碼要到三年級嘛！」泛之笑到隔壁桌在玩手機的小孩回頭看他，「想必是碰過手機的小孩，說不定她還會用手滑電腦螢幕呢！」泛之把蛋糕最後一口吃完，「說不定啊！薰潔被惡靈附身，所以對教堂特別清楚呢！」

「別亂嚇人啦！」妍芳皺眉，「那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泛之又對著妍芳凝視，「那你給我看她的相片啊！我來鑑定一下。」

她拿出手機給男友看，得到的是連聲讚美，「長得挺別緻的，就是有些憂鬱的感覺，放開懷的話應該……哇咧！已經是這個時間了，我得走了啊！」泛之拿起藍色夾克披在肩上，「每個禮拜天這時候就沒空，你老闆有這麼不人道？」妍芳抱怨的說，「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啊！」他付了錢後，趕緊出店。

100/11/18

「是她嗎？怎麼可能會在這裡？」柏村扶了一下眼鏡，又看了一次，不會錯的！就是那個女孩！

他還記得自己上禮拜看到一個背著小紅色書包的小學生來打鑰匙有多驚訝，不過現在的驚訝程度可是那時候不能比的，那小女孩旁坐的是個女人，大概是她媽吧。

柏村是坐了一段時間才注意到她的，所以沒準這小女孩是和她同一時間上車的也說不定，他開始猜她們會搭到哪裡。這時候搭火車應該是回鄉下看親人吧！也許是阿嬤，如果他們今天還要趕回家的話，大概在花蓮前就會下了。

不過他們也有可能是出來玩的，柏村環視一下車廂，看到小女孩後兩排才有一個可能是她爸爸的人選，穿著藍色夾克，和那小女孩旁的女人一樣在滑手機，可能是在傳訊

息。總而言之，他們也有可能和自己一樣，是要做到台東的。想著想著，眼皮也漸漸密合起來……

等等！幾點了？柏村一睜開眼，才發現自己睡著了，抬頭發現火車剛過新城，再看向那個小女孩，幸好還在，雖然覺得自己這樣在意很蠢，但車上的雜誌翻過後也覺得無聊，而且小女孩也滿可愛的，他打開包包拿出飲料來喝。

「各位旅客，花蓮站快到了……」到站的播報聲響起，那個女人便微站起來，看來是要下車了啊！柏村對於自己的預測神準感到滿意；但讓他意外的是：那個女的走出走廊了，小女孩還在原位。

「喂喂喂！小朋友啊！你媽媽下車了喔！」柏村不由自主的喊到，他旁邊的乘客用奇怪的眼神看著他，那小女孩回頭注意到柏村，搖了搖頭後，就又轉頭看向窗戶了。

她認出我了嗎？她是否知道她媽已經下車了？還是她媽媽其實在這車廂的其他地方？柏村心中滿是疑問，但這樣看來是自己搞錯了，他環顧四周後就又縮到自己的座位上。

「也許，她媽媽在其他車廂呢！」柏村換了個想法，但那小女孩手上也沒有手機，媽媽是要在到站後才叫他嗎？

到了用餐時間，柏村買了便當大快朵頤，他又注意到小女孩，她是不是六個小時沒吃了？不過小女孩和他都是靠窗，中間隔了兩個人，他也不太好意思走過去給她吃的。

「各位旅客，本列車的終點，台東站快到了，請您收拾好隨身攜帶的行李……」下車的人潮擁擠，這正是扒手最欣喜的一刻，不過柏村沒把心思放在嚴防小偷上，而是注意那個孑然一身的小女孩，她的父母呢？或是其他親戚？她似乎也沒有要等人的意思，和大

家一起擠到門口，柏村很想幫她，但又怕引人側目。

出了車站，柏村一時之間看不到她，算了，別管她，又不是跟著自己來的，一點關係也沒有。他走向附近的客運的候車區坐下，滑著網路論壇，發現一件震驚的事。

100/11/16

薰潔是個怪胎。

她總是一個人在教室的小角落看書，看到電腦椅上沒人就湊過去，一定是因為她是個喜歡吸收知識的怪人，才輕輕鬆鬆拿到第一名的寶座的。所以我們決定，要阻止薰潔看書。

第二節下課，當那群臭男生都一窩蜂衝出去後，果不其然，薰潔先是看了看走廊的電腦，發現都有人就跑去翻雜誌。計畫是兩庭向前拉住她的手說，「哈嘍！我是兩庭，我們去玩跳繩吧！」然後她會發現我手中的跳繩，旁邊的靜雯和雅若在旁邊揮手要她過來，然後她被吸引，大家一起玩，薰潔成績下滑，第二名的我就可以變成第一名了！

結果她完全不理，拿了雜誌就回位子，算了，我早就想到這種可能了！我拉著兩庭走過去，「我們要一起看！」

「還有十七本，去拿其他的看。」她頭都沒抬的回話，感覺兩庭快要發脾氣了，我叫她冷靜後，轉頭看向薰潔，「我就要看這本！」

「那給妳。」她又離開座位走向書櫃，我生氣了，我決定衝過去阻止她，就算撞到也無所謂，結果在快要撞上的時候她閃過去了！怎麼可能？結果我的腳無法自己的繼續跑下去，就這樣衝到窗戶外面！

我閉上眼睛，彷彿這樣能對頭部撞上陽台水泥地的痛苦免疫一樣，結果我沒有撞地，

頭離地板只差十幾公分，還感覺到有人用力抱著我的腰。「趕快過來幫我！」我聽到薰潔大喊，怎麼可能？她怎麼可能幫我？接著老師將我抱起來，一直問我有沒有受傷，我當場哭了起來。

「薰潔是你害姿伶摔出去的嗎？是不是？告訴老師沒關係，老師不會罵你。」老師溫柔的平視著她，結果她還沒回話，靜雯就邊哭邊說，「老師……薰、薰決……沒有錯，不是她……」事後老師沒有責怪任何人，只是警惕大家，希望不要再發生這種事。

放學後，我走向薰潔，想跟她道歉，但我只是站在她旁邊，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你想道歉嗎？」她冷冷的問我，「我、我……」我只是支支吾吾的站著。

「那今天你來睡我家好了。」她看著我並笑著，我很意外，「可是，我的家人在外面……」

「我去和你的家人說吧！住一晚沒什麼問題的。」她拉著我的手，並示意我帶她去我家人的接駁車上。薰潔一看到我爸，就笑著說想邀我去她家住，而且她家很安全之類的，沒想到我爸居然答應了，薰潔又拉著我的手，帶我走到她家門前，按了電鈴。

房子很大，聽薰潔說還有地下室，看來她是個大小姐，旁邊的小郵筒露出一角傳單，是速食店的折價卷！我推了薰潔一下，指了指郵筒。

「應該沒關係吧！我也沒看過他吃速食。」聽到這個回答，我趕緊把它拿下來握在手上，這時，她的爸爸終於出來了。

「薰潔交到朋友啦！進來進來，你叫什麼名字？」進門以前，我以為薰潔的爸爸會生氣，結果他很熱情的握著我的手進門，又幫我把書包和折價卷放在沙發上，高高的又戴

著眼鏡，在他旁邊很有安全感。

「姿伶，你今晚就和薰潔睡好了，那個床應該能擠兩個小朋友，待會就過來吃晚飯吧！」她的爸爸親切的和我說話，我很高興的向他道謝，滿腦子想的都是今天晚上能做的各種興奮的事情。

薰潔媽媽做的飯好好吃，她爸爸還想幫我們洗澡，被薰潔拒絕了，所以我們兩個就在他監督下一起在浴室洗。到了她房間，發現連電腦也沒有，都是普通的玩具，我拿下一顆魔術方塊胡亂的轉，十點一下子就到了。她爸爸進來要求我們上床，並叮嚀說地下室很亂，別隨便到地下室，感覺比我想像中無聊。

100/11/18

幹完這一票後，就收手不幹了！

這個想法一直出現在泛之心中，但他要怎麼抽身？這個問題已經煩了他好一段時間了，忘記是從哪聽到的：行惡的人比起平常人只須受十分之一的制約，但要洗心革面，會受到比起平常人多十倍的制約，要再白回來恐怕沒想像中容易。

他心煩意亂，也許是被腦袋中的善惡鬥爭給搞得七葷八素，看誰都不滿意：賣台鐵紀念品的服務小姐每句話都讓她煩躁不已、後面的小鬼頭玩手機的聲音太大了！還有那個坐在左前方閒到左顧右盼的老頭，那個眼神就像雷射一樣，泛之感覺他似乎一直盯著自己看，很想揍他。

「各位旅客，本列車的終點，台東站快到了……」比想像中還快，看著自己手機電量只剩五分之一，泛之懊惱自己沒帶行動電源。把手機放回夾克口袋，他立刻走上走廊，並避免視線和其他乘客相交，一下車後便走向客運。

好不容易上了客運，結果泛之發現那個老頭也在車上，誰會在這種時候到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但更讓他意外的是，在那老頭後兩排的靠走廊座位坐著一個女孩，是妍芳給我看的那位嗎？

紅色連身裙、短髮、紅色小書包，連憂鬱的眼神也符合，泛之有八成把握，這就是那位女孩，可是她怎麼會在這裡？離家出走？

同時，泛之心中又有另一個想法：這是增添業績的好機會……不行不行，剛才說了要放下屠刀，怎麼現在又起了壞主意，這可矛盾了啊！

她要坐到哪呢？他不禁好奇，畢竟快晚上了，難道是探親？那她爸媽應該在附近，不過他也不認識，所以也無法確認，而且來回探頭不就和那個老頭剛才的舉動一樣了嗎？這個想法又把他逼回座位，這才發現：大武到了。

從大武站到目的地還有一段距離，他回頭發現那女孩已經不在車上了，但環顧四周，卻也沒發現她，「不會真的是個小惡靈吧？」然後一轉頭，發現那老頭也下車了，似乎也在找誰。

出於對老頭的厭惡，泛之急忙啟程。沿途都是些無聊的圖騰，燈火稀疏，那個老頭在其中一戶停留，大概是他的老家。

到了大武漁港，通過把風的人，他進了船，「泛之你下次再敢遲到試試看啊！」同夥的責備他充耳不聞，只是開始用流利的馬來語和對方交涉。

「你們也看過了，這次還有些本地小孩，由於是原住民，都是可造之才，一個抵兩……」泛之的話被外面的槍聲打斷，「什麼！難道是條子……」

一顆子彈，他倒了下去，耳朵聽到有人

用馬來語罵他是內奸、渾蛋。

「妍芳……」

100/11/16-17

品涵認為老公是個喜歡黑夜的人，不一定是夜空，只是在他的畫作中有八成是黑色背景。這對品涵來說，是件神秘又浪漫的事。

有了孩子之後，她的老公就比較常在畫室中繪畫了。這個由她老公自己設計的小房間，充滿了富有生命力的畫作，她和自己的孩子都只看過這些畫幾次，因為老公不太會把畫拿出來掛，家中唯一的掛畫是一幅長畫，掛在客廳，畫中的人個個慌張無助，人物外表扭曲，背景以紅色和黑色為主，有種格爾尼卡的感覺。

這畫有些恐怖，來家裡作客的都這麼說過，不過薰潔似乎不怕，薰潔和同年紀的小孩相比很勇敢。唯一一次看到她害怕是在某天晚上，品涵睡著後感受到有人拉她的衣袖，睜開眼睛才發現是薰潔扯的。

「有聲音從我牆壁傳過來。」她小聲的說，品涵的頭轉向另一邊，發現老公不在了。這時他進房門，「剛才上了廁所，怎麼了嗎？」

到了她的房間，品涵的丈夫耳朵貼著牆壁，同時問到，「妳覺得裡面有沒有怪物啊？」品涵想阻止她老公嚇孩子，但看到薰潔似乎沒有什麼反應。這時，兩三下敲擊聲牆壁那傳過來，害得品涵和薰潔嚇了一跳，但他卻笑了，立刻揍了幾下牆。

「怪物！給我小聲一點！」他對著牆壁大吼，另一邊果然沒聲音了，他轉頭看著薰潔，「以後只要有聲音，就這樣嚇嚇他們，他們就不敢對你怎樣了。」接著就哄她睡覺，品涵覺得很窩心又很佩服。

也不知道是不是從那時候開始，薰潔表現得像個好奇寶寶，常常會跑去地下室門口

或電腦前面，似乎想找什麼東西。她也知道，這個世代的孩童對3C產品有興趣，也和老公商量過要不要買個手機給她，「小孩太早碰手機會出問題的。」他自始至終都是這個回答，連電腦也不讓孩子碰，不久後就搬到畫室去了。

品涵原本有些緊張，怕薰潔和班上同學會有代溝，但今天她帶了別家的孩子進來，這可讓她高興到不行。到了十點，老公也吩咐孩子們快去睡了，品涵躺在床上，為自己的孩子能融入班上感到開心。

當她再次睜開眼睛，看向時鐘，三點，老公又不在身旁了。這時，她聽到門外有腳步聲，十分細小，她打開了燈，在猶豫要不要出門查看，突然想到之前老公哄小孩的場景，又覺得這應該是心理作祟，也許最近太累了，才会有這種想法，要不也來嚇嚇怪物？

腳步聲愈來愈小，品涵原本要關燈繼續睡了，但突然有窸窣聲，是人在講話的聲音！她慢慢靠近門，耳朵貼在門板上，但聽不清，似乎是女孩子的聲音，難道自己女兒出事了嗎？她慢慢打開門，讓門縫的大小剛好容得下一顆眼珠子，第一幕就是那個來作客的小女孩站在通往地下室的樓梯前，左右張望，似乎沒有注意到品涵。

「為甚麼她在那裡？薰潔呢？」究竟要不要出去？她又猶豫了，周圍的聲音似乎都停滯住了。直到一聲「科擦！」的聲音出現，然後薰潔突然出現在視線內，抓著她的手並說了句話，「快回去！」品涵覺得事有蹊蹺，便走出門來，兩個小朋友都被嚇到了，姿伶還叫出聲來。

「半夜不睡覺，為甚麼要跑出來？」品涵發現剛才的舉動嚇到了她們，嘗試用緩和的語氣問話，「我、我們想看看怪物長什麼樣子。」

薰潔頭低低的回話。

「那是爸爸畫畫的地方知道嘛！爸爸有沒有說裡面很亂不要進去？」品涵說。

這時，她的丈夫從地下室走上來，頭轉向她們，一隻手裡拿著畫筆之類的東西，另一隻手抱著畫版。

「小朋友，你們有沒有看到裡面的東西？」這句話毫無抑揚頓挫，近乎無情，連品涵也嚇到了，不過就是畫室，幹嘛這麼兇呢？她想上前撫平丈夫的情緒，結果薰潔回話了，語氣中帶有無辜和歉意。

「我沒有鑰匙，打不開門。」她抓著裙子，頭低低的說。啾泣的聲音從姿伶那傳出來。

「是嗎？」他開了燈，「那就好，今天一直隱瞞著你們真不好意思。」他把手中的畫板展示給小朋友看，是一幅薰潔和姿伶站在一起的水墨畫。

「本來是想說姿伶下次來的時候給妳的，不過讓你們發現了，就現在給妳吧！」他把畫遞給姿伶，她遲疑了一下後，把畫抱住，沉默了良久後，說了聲謝謝。

「親愛的你不要嚇人啊！」品涵在吃早餐的時候向他抱怨，「抱歉抱歉，工作很忙，只有在晚上的時候有空嘛！」他轉頭對兩個小孩子說，「該上學了吧！書包都在沙發上喔！我送你們吧！」品涵看向沙發，只有兩個小書包放在沙發上，丈夫擦了擦嘴，提起公事包就走出了家門。

100/11/18

我沒能救的了小燦。

這是我看到那則有關台東土石流災害四周年的新聞時，腦袋中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發現自己和其他小孩不一樣的地方。

一切都是那麼的陌生，家裡的擺設都讓我眼睛為之一亮，這是一個嬰兒的正常反應嗎？我在那時才意識到，當我腦中出現這個問題，就已經能證明我的猜想了。我以前也有信仰，但我並不相信前世今生，可是如今，命運打了我一巴掌。

我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能再活一次，小燦也轉世了嗎？我老公如今也在這世上的某個角落嗎？當我知道自己轉世在台灣，我很高興，起碼探望老家比較方便。

看到我的父母對我寄予厚望，原本想要就這樣活著，不要再去管生前的瑣事，畢竟我也無能為力；直到有天我母親出門，我在父親去廁所時瞞到電腦上的文件，也許現在我的腦袋發育未完全，但「許一燦」這三個字我絕對認得，還有後面的「台東縣大武鄉」，拉到最上面，標題是「人口販賣」！為甚麼小燦會在這裡？難道他還沒死嗎？

「小潔，爸爸的文件不要亂看。」那個男人突然在背後出聲，害我嚇到從電腦椅上滾了下來，他急忙扶我起來，「我真傻，小潔才四歲，怎麼可能識字呢？」他把我帶到房間並叫我不出來，又回去工作了。

我必須知道真相。

我生前幾乎沒碰過電腦，所以只要那個男人不在，我就會去學習怎麼用電腦，剛開始，光找開機鈕就花了我半小時的時間，而且四歲的我嗜睡，所以有可能一天下來也毫無進展；過了三個月，我去上了幼稚園，他也把電腦給收到畫室去了，接著我便一年也沒碰過電腦了，而且那男的也沒有買其他智慧型手機之類的東西，我又只能乾著急了。

這時我才開始懷疑晚上偶爾會從牆壁那發出的敲打聲，我和父母說，但他們認為這

是錯覺，我一直也以為小朋友會有這種幻聽是正常的；還有，我父親從小就一直幫我洗澡，用手搓揉我全身，也是直到我五歲，才開始覺得奇怪且不適。無論在家裡還是外面，他都是一副溫柔的樣子，又聰明又有藝術天分，連畫室都有……

沒錯，那個畫室，那裡面到底有甚麼？為甚麼不讓我或他妻子進去？我開始懷疑他，母親偶爾會給我一點小錢，讓我去買零嘴之類的，我都沒花，我設法偷到地下室的鑰匙並花錢去打一把，但一直沒機會單獨下去。

這時，我有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想法——我要離開這個家，起碼離開他。

其實這想法很不成熟（雖然滿符合我的年齡的），離開家後要怎麼活下去就是個很大的問題了，要是被抓去當雛妓或童工，甚至被賣到國外，那可是慘不忍睹啊！

現在小燦可能正經歷這件事。

我把拯救兒子當作動力，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哪，所以我的目標是至少我去一趟大武，我想知道死後發生的事情之間的來龍去脈。

看到門牌後和車上的地圖後，才發現自己離家鄉有多遠。我慢慢存錢，直到上了小學，我發現了新的世界——國家地理雜誌。

我一直以為小學裡面的讀物應該像是弟子規或三字經那種，而我沒有因為身體年齡而享受看童書，也不太懂怎麼和小朋友打交道，所以國家地理雜誌的出現根本是救贖，邊看邊回憶起以前學過的國字。

有一天，我無意間翻到了梵蒂岡教堂那一頁，讓我回想起以前和老公計畫要去義大利的事情，我感到難過，但我怕我哭出來被發現，所以頭朝下。「很漂亮，對吧！」不知道什麼時候，那個老師坐到我旁邊，「好多漂亮的顏色啊！知道在哪嗎？」

「梵蒂岡。」我不禁脫口而出，又意識到這樣會被關注，所以又補了一句，「上面有寫。」接著就衝出教室，自然而然跑到電腦旁，眼淚從我眼縫中流出。我看著鍵盤，之前的練習似乎一點用都沒有，心裡十分難受，就這樣坐了好幾分鐘。

我愈來愈不想讓那個男人洗澡，但不知為何那個男的總是能說服他老婆讓他喜，我覺得噁心又害怕，直到有天有個女同學和我起衝突，我靈機一動。

放學的時候，她跑來找我，我知道她道歉但難以啟齒，「那今天你來睡我家好了。」我盡了全力說服她爸和我爸，才使我能有一天逃離他的魔掌，讓我和姿伶兩個人互相幫對方洗，但魔眼還是在門外窺視著，讓我想吐。

我看到姿伶拿進來的折價卷，背後有一些暗號，我都看不懂，但最後的兩個字「大武」讓我愈來愈相信小燦受害了。

晚上，姿伶和我都被敲擊聲吵醒，甚至有些嚎叫聲，她抱著我哆嗦著，「我們下去看看吧！看那怪物到底長甚麼樣子。」

之所以敢在這時候查看是因為姿伶在，量他也不敢對我怎樣，我們倆出房門後，我要求她站在樓梯口，我自己下去看，畢竟裡面八成不是畫室那麼簡單。

我答對了。

我用備用鑰匙輕輕打開門後，進入我視線的是三個女孩子，匍匐在地上，他們和那個男人處在從畫室的暗門進去的隔間，他手上拿著鞭子，同時性侵她們。我震呆了，這就是怪物聲音的真相，眼角餘光又看到一幅我和姿伶的畫，看來是早就畫好的。

從那個瞬間開始，我一刻也不想待在這個家。

我在學校查詢如何從板橋到大武，並在便利商店買了車票，便決定在禮拜五行動。我打電話向老師請了病假後，等那個男人載我到學校，下車後便招計程車去板橋火車站。

在火車上，看著窗外，心裡七上八下，我不知道這趟旅程有無意義，僅僅是想逃離那個男人的話直接和母親講就好了。這時我下定決心，就算沒有證據，就算連小燦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只要有一絲希望就應該做啊！我不想再後悔了！

於是我去廁所，壓低聲音向警察報案，謊稱說我是犯案者鄰居，發現人口拐賣集團在台東大武，我不斷聲稱這不是惡作劇，並希望他們能重視這件事。

到了花蓮站，原本快睡著了，結果有個男的大喊「小朋友啊！你媽媽下車了喔！」一回頭才發現就是那個幫我打鑰匙的那位，但我裝作不認識他，以免惹來更多麻煩。

好不容易下了火車，結果那個老頭居然也要去大武，我繼續無視他，從上客運到下客運，一眼也不看那老頭一眼，一到站就從後門衝了出去，去找自己原本的家。

但是，家沒了，也對，那則新聞裡，大武被颱風吹得很慘，被沖走也情有可原，這下生前的歸屬沒了，沿途也看不到人，我沒有目的往前走，直到我看到一個布告欄。

「許一燦，100年10月10日失蹤……那不是才失蹤一個多月嗎？」我又燃起了希望，如果折價券上的「大武」是指交易點，要賣人口，一定會在港口！

我衝到附近的大武港口，黑夜裡，只有兩艘船在港旁，其中一艘前面有兩個黑影。突然，雜亂的腳步聲進入我耳，嚇得我躲進草叢。

「有夠偏僻的，果然是好地點。」一個男人的聲音出現，是警察！他們有把我的話當一回事！我感動得流下眼淚。

那兩個黑影開槍了，警察很意外，不過他們似乎更意外，並說著一堆我聽不懂的話，接著大批警力便壓制住那兩個人，並進船制敵，我也跑了出去，卻被人從後面抓住了。

「沒想到在這裡看到你啊！」是一個警察的聲音！「這麼晚一個人亂晃，還晃到這麼遠的地方。」我一轉頭，才發現是在學校附近的周警官，「有不少人注意到你，只知道你坐南迴線，卻不知道到哪裡，幸好有個剛好和你同路的鎖匠發現你是失蹤人口，才知道你在大武。待會就和我們同仁一起回去吧！」

「我是無辜的啊！」我和他同時聽到一個男人大喊，是我的父親！周警官聽到聲音趕緊把我拉了過去，「你不是今天來報案的那位……」他指著父親，這時父親看到了我。

「女兒！你在這裡啊……放開我！」他

衝過來抱住我，我不斷掙扎，「我找你找好久啊！呃……我以為你在這，結果就被他們那群渾球給抓起來當人質了，幸好有這群警察。」他摟著我的肩，「女兒，你能證明爸爸的清白對吧。」

「當然可以，」我轉頭看著周警官，深呼吸一口氣。

「這個男人囚禁了三個和我差不多歲數的小孩，只要去我家就能發現了，他和那群人是一夥的！」我大聲的喊到。

「妳不要開玩笑了！哈哈！怎麼可能……」話還沒說完，警察就對他上銬了，並強行壓進警車內，另一邊的警察正在清點船上的被拐兒童。

而小燦就在其中，他長大許多，但我知道他是小燦。

我想去抱他，我想去告訴他「媽媽做到了！」，但我意識愈來愈模糊，然後暈了過去，我不確定能否再醒過來。但無所謂，只要他好，就算此後再也不能輪迴，也沒有關係……